




沙田山居

- 重新認識香港的美麗和莊嚴
- 一樣的山水，不一樣的風景
- 獨特的情感，詩樣的韻味

光中 著



商務印書館

沙田山居

余光中 著



商務印書館

本書中的繪圖、小專題及趣味重溫的版權為商務印書館所有。
照片由作者提供，版權為作者所有。

沙田山居

作 者：余光中

責任編輯：吳銘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 2009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1854 0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目 錄

小專題一：余光中在香港	2
第一篇 沙田山居	4
第二篇 吐露港上	9
第三篇 飛鵝山頂	16
第四篇 山緣	25
第五篇 春來半島	38
第六篇 牛蛙記	43
趣味重溫 (1)	50
小專題二：自然風光和筆下風景	54
第七篇 雞同鴨講	56
第八篇 送思果	59
第九篇 秦瓊賣馬	63
第十篇 沙田七友記	68
第十一篇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90
趣味重溫 (2)	100
參考答案	103

小專題一

余光中在香港

余光中的詩歌，大家都非常熟悉，余光中的散文，大家還沒有那麼非常熟悉。其實，余光中先生馳騁文壇半個世紀，文名和詩名一樣響亮，一樣悠遠、深沉而遼闊。梁實秋曾稱譽余光中是“左手為文，右手為詩”的文壇高手，只要翻翻余光中的詩文，就一定知道此非虛言。

他的散文中，有一些著名的篇章是屬於香港的，這些文章的內容都是寫香港的風景和香港的朋友的，浸潤了作者的真情實感。作者在香港居住了不長不短的時間，面對香港的美景，面對北方的咫尺之遙，發出美的感歎，也萌生了似夢猶真的感覺。

作者生逢變動巨大的時代，青年時代從大陸到了台灣，1952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1959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學碩士。先後在台灣幾所名大學任教。其間還赴美國多家大學任客座教授。1974年來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在香港住了十五年，再回到台灣定居。

余光中說：“在香港那十多年，是我收穫最大的時期。當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的時候，我出了好多的作品。香港緊靠大陸，又與西方文化聯繫緊密，中西交匯，古今銜接，無論是

自然景色，還是人文景觀，都值得欣賞。”現在因為作者和香港的因緣，在香港寫作的散文集結成篇，取名《沙田山居》。

《沙田山居》散文集精選了他在香港所撰的散文十一篇，這些散文風格華美有趣，明快幽默，飽含了作者對香港的熱愛。文中對香港的水光山色和人文景觀充溢着讚美之情，同時，也流露出淡淡的思鄉情結，比如《沙田山居》、《吐露港上》等。作者讚美香港，是那樣的深情，以致我們不能不重新認識香港，發現它的美麗和莊嚴。

人生充滿歡聚和離別，在香港的朋友也同樣時聚時散，《沙田七友記》寫寓居香港沙田時與七位好友的友情，《送思果》寫了與好友歡笑離合的軼事，情感悠長。

等到要和香港說再見了，作者在《秦瓊賣馬》中寫道：“一個寂寞悵悵的秦瓊，呆立在空虛的停車場上。”以空虛的停車場，來映襯出自己內心的孤寂。隱約表露出了作者對香港不捨的離情。《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是作者以散文的方式拍下的一幀幀寫照，記下他行走在鐵軌上的絢麗風光，亦將對香港的美好印象放在他那記憶的鐵軌中。

情思、意境和獨具魅力的語言，更加上作者對香港情有獨鍾的細膩描述，香港因此也不知不覺地成了美的勝境。

第一篇 沙田山居

書齋外面是陽台，陽台外面是海，是山，海是碧湛湛的一彎，山是青鬱鬱的連環。山外有山，最遠的翠微淡成一裊青煙，忽焉似有，再顧若無，那便是，大陸的莽莽蒼蒼了。日月間間，有的是時間與空間。一覽不盡的青山綠水，馬遠夏圭的長幅橫披，任風吹，任鷹飛，任渺渺之目舒展來回，而我在其中俯仰天地，呼吸晨昏，竟已有十八個月了。十八個月，也就是說，重九的陶菊已經兩開，中秋的蘇月已經圓過兩次了。

海天相對，中間是山，即使是秋晴的日子，透明的藍光裏，也還有一層輕輕的海氣，疑幻疑真，像開着一面玄奧的迷鏡，照鏡的不是人，是神。海與山綢繆在一起，分不出，是海侵入了山間，還是山誘俘了海水，只見海把山圍成了一角角的半島，山呢，把海圍成了一汪汪的海灣。山色如環，困不住浩淼的南海，畢竟在東北方缺了一口，放檣桅出去，風帆進來。最是晴豔的下午，八仙嶺下，一艘白色渡輪，迎着甜美的斜陽悠悠向大埔駛去，整個吐露港平鋪着千頃的碧藍，就為了反襯那一影耀眼的潔白。起風的日子，海吹成了千畝藍田，無數的百合此開彼落。到了夜深，所有的山影黑沉沉都睡去，遠遠近近，零零落落的燈全睡去，只留下一陣陣的潮聲起伏，永恆的鼾息，撼人的節奏撼我的心血來潮。有時十幾盞漁火赫然，浮現在闌黑的海面，排成一彎弧形，把漁網愈收愈小，圍成一叢璨燦的金蓮。

海圍着山，山圍着我。沙田山居，峰迴路轉，我的朝朝暮暮，日起日落，月望月朔，全在此中度過，我成了山人。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經代我答了。其實山並未回答，



是鳥代山答了，是蟲，是松風代山答了。山是禪機深藏的高僧，輕易不開口的。人在樓上倚欄杆，山列坐在四面如十八尊羅漢疊羅漢，相看兩不厭。早晨，我攀上佛頭去看日出，黃昏，從聯合書院的文學院一路走回來，家，在半山腰上等我，那地勢，比佛肩要低，卻比佛肚子要高些。這時，山甚麼也不說，只是爭噪的鳥雀洩漏了他愉悅的心境。等到眾鳥棲定，山影茫然，天籟便低沉下去，若斷若續，樹間的歌者才歇下，草間的吟哦又四起。至於山坳下面那小小的幽谷，形式和地位都相當於佛的肚臍，深凹之中別有一番諧趣。山谷是一個愛音樂的村女，最喜歡學舌擬聲，可惜太害羞，技巧不很高明。無論是雞鳴犬吠，或是火車在谷口揚笛路過，她都要學叫一聲，落後半拍，應人的尾音。

從我的樓上望出去，馬鞍山奇拔而峭峻，屏於東方，使朝暾姍姍來遲。鹿山巍然而逼近，魁梧的肩臂遮去了半壁西天，催黃昏早半小時來臨，一個分神，夕陽便落進他的僧袖裏去了。一爐晚霞，黃銅燒成赤金又化作紫灰與青煙，壯哉崦嵫的神話，太陽的葬禮。陽台上，坐看晚景變幻成夜色，似乎很緩慢，又似乎非常敏捷，才覺霞光烘頰，餘曛在樹，忽然變生咫尺，眈眈的黑影已伸及你的肘腋，夜，早從你背後襲來。那過程，是一種絕妙的障眼法，非眼睫所能守望的。等到夜色四合，黑暗已成定局，四圍的山影，重甸甸陰森森的，令人肅然而恐。尤其是西屏的鹿山，白天還如佛如僧，藹然可親，這時竟收起法相，龐然而踞，黑毛茸蒙如一尊暗中伺人的怪獸，隱然，有一種潛伏的不安。



千山磅礴的來勢如壓，誰敢相撼？但是雲煙一起，莊重的山態便改了。霧來的日子，山變成一座座的列嶼，在白煙的橫波迴瀾裏，載浮載沉。八仙嶺果真化作了過海的八仙，時在波上，時在瀰漫的雲間。有一



天早晨，舉目一望，八仙、馬鞍和遠遠近近的大小眾峰，全不見了，偶爾雲開一線，當頭的鹿山似從天際中隱隱相窺，去大埔的車輛出沒在半空。我的陽台脫離了一切，下臨無地，在洶湧的白濤上自由來去。谷中的雞犬從雲下傳來，從叢遠的人間。我走去更高處的聯合書院上課，滿地白雲，師生衣袂飄然，都成了神仙。我登上講壇說道，煙雲都穿窗探首來旁聽。

• 7

起風的日子，一切雲雲霧霧的朦朧氤氳全被拭淨，水光山色，纖毫悉在鏡裏。原來對岸的八仙嶺下，歷歷可數，有這許多山村野店，水滸人家。半島的天氣一日數變，風驟然而來，從海口長驅直入，腳下的山谷頓成風箱，抽不盡滿壑的咆哮翻騰，蹂躪着羅漢松與蘆草，掀翻海水，吐着白浪。風是一群透明的猛獸，奔踴而來，呼嘯而去。

海潮與風聲，即使撼天震地，也不過為無邊的靜加注荒情與野趣罷了。最令人心動而神往的，卻是人為的騷音。從清早到午夜，一天四十多班，在山和海之間，敲軌而來，鳴笛而去的，是九廣鐵路的客車，貨車，豬車。曳着黑煙的飄髮，蠕蠕着十三節車廂的修長之軀，這些工業時代的元老級交通工具，仍有舊世界迷人的情調，非協和的超音速飛機所能比擬。山下的鐵軌向北延伸，延伸着我的心弦。我的中樞神經，一日四十多次，任南下又北上的千隻鐵輪輪番敲打，用鋼鐵火花的壯烈節奏，提醒我，藏在谷底的並不是洞裏桃源，住在山上，我亦

非桓景，即使王粲，也不能不下樓去：

欄杆三面壓人眉睫是青山
碧螺黛迤邐的邊愁欲連環
疊嶂之後是重巒，一層淡似一層
湘雲之後是楚煙，山長水遠
五千載與八萬萬，全在那裏面……

沙田山居



• 沙田山居

第二篇 吐露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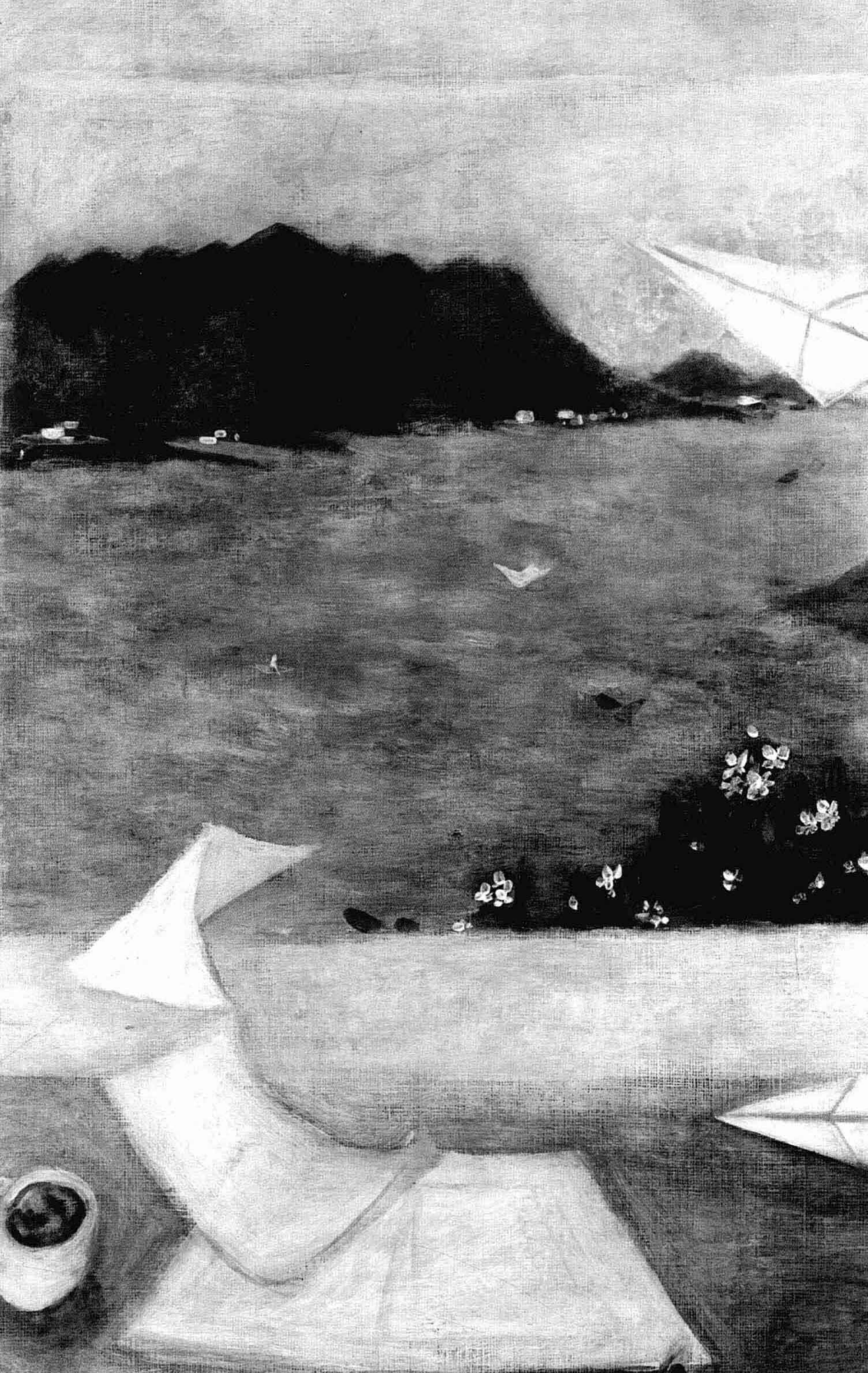
如果你是一隻鷹，而且盤旋得夠高，吐露港在你的“鷹瞰”下就像一隻蝴蝶張着翅膀，風來的時候更加翩翩。這是一位女孩子告訴我的。她當然不是那隻鷹，沒有親眼看過。每次從台灣或歐洲飛降香港，也不經過這一片澄碧，所以我也無法印證。不過她的話大概沒錯，因為所有的地圖都這麼畫的。除了“風來的時候”畫不出來之外，地圖真能把人變成鷹，一飛縮山、再飛縮海、縮大地為十萬分之一的超級老鷹。我不說超級海鷗，因為鷗翅低掠貼水，鷹翅才高翔而摩天。

我就住在那蝴蝶左下翼的尖上。

那就是說，在一岬小半島上，水，從三面來，風，從四面來。面前這一汪湛藍叫吐露港，也有人叫做大埔海。還是叫吐露港好，不但名字美些，也比較合乎真象，因為浩淼的南中國海伸其藍肢，一探而為大鵬灣，再探而為吐露港，面前的水光粼粼已經是灣中之灣，海神的第三代了。但不可小覷這海神之孫。無數的半島合力圍堵，才俘虜了這麼一個海嬰。東西寬在十公里以上，南北岸相距也六、七公里，在叢翠的簇擁之下，這海嬰自成一局天地，有時被風拂逆了，發起脾氣來，也令人惴惴想起他的祖父。

群山之中，以東南的馬鞍山最峭奇，不留餘地的坡勢岌岌，從烏溪沙的海邊無端削起，在我們是側看成峰，旭日要攀登許久，才能越過他礙事的肩背，把遲來的金曦鏢射我們的窗子。

和我的陽台終古相對，在迢長的北岸橫列成嶺，山勢從東而西的，依次是八仙嶺、屏風山、九龍坑山、龍嶺，秤也秤不



盡的磅礴磅礴，遠了，都淡成一片翠微。正如此刻，那一脈相接的青青山嵐，就投影在我遊騁的眼裏，攤開的紙上，只可惜你看不到。有時候我簡直分不清，波上的黛色連綿究竟是山鎮着水，還是水浮着山，只覺得兩者我都喜歡，而山可靠像仁者，水呢，可愛像智者。智者樂水，也許是因為水靈活善變吧。不過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夏天的山色，那喧呶的綠意一直登峰造極，無所不攀。到了冬天，那消瘦的綠色全面退卻，到山腰以下，上端露出了遲鈍的暗土紅色和淡褐色。在豔晴天的金陽下，纖毫悉現，萬象競來你眼前，像統統攝入了一面廣角魔鏡，山嵐在青蒼之上泛起了一層微妙的紫氣，令人在讚羨裏隱隱感到不安。陰天，山容便黯澹無聊，半隱入米家的水墨裏去。風雨裏，水飛天翻渾然攪成了一色，借着白氣瀰漫，山竟水遁失蹤，只留下我這一角危樓在獨撐變局。雨後這世界又都回來，群山洗濯得地潔天清，雨濕的連嶂疊巒蒼深而黛濃，輪廓精確得刀刻的版畫一般。其中最顯赫最氣派的，是矗屏在正北的八仙嶺，嶙峋的山脊分割陰陽，一口口咬缺了神州的天空，不知女媧該如何修補？喬志高說，他每次數八仙，總數到九個峰頭。其實所謂八仙，不過取其約數，當不得真的，否則豈不要過海去了？通常也只能指認最東邊的是仙姑峰，山麓一直伸到船灣淡水湖邊去濯足，最西邊的純陽峰“道貌”最峻拔，據說近一千八百英尺。這些峰頭在吐露港上出盡了風頭，每次一抬頭，總見他們在北空比高競秀，肩胛相接，起伏的輪廓頂在天際，是沙田山居最最眼熟的一組曲線了。

八年前初上此樓，面對這鏡開天地雲幻古今的海光山色，一時目迷神飛，望北而笑。樓居既定，真正成了山人，而山人，豈不是“仙”的拆字嗎？繪着紫徽的中大校車氣咻咻從前山盤旋到後山，如釋重負地喘一口大氣，停在我住的第六苑樓底。這裏已經是文明的末站，再下去，便是海了。這裏去校門口近

一公里，去九龍的鬧區有十幾公里，去香港本島呢，就更是山一程，水一程，紅燈無數，“長停復短停”。台灣的航空信只飛一小時，到我的信箱裏，往往卻要一個星期。這裏比外面的世界要遲兩日。“別有天地非人間”嗎？風景的代價是時間，神仙，是不戴錶的。

頭兩年隔水迢迢看八仙連袂，只見帆去檣來，波紋如耕，港上日起日落，朝暾與晚霞同在這鏡匣裏吐露又收光。看海氣濛濛，八仙嶺下恍惚有幾村人家，像舊小說裏閒話的漁樵。到夜裏，黑山闐闐，昏水寂寂，對岸卻亮起一排十六點水銀燈，曳長如鍊，益加牽人遐想。“那對面，究竟是甚麼地方呢？”我們總這麼問。

兩年後我們買了那輛綠色小車，第一次遠程便是去探對岸。一過大埔鎮，右轉上了汀角路，漸覺村少人稀，車輛寥落，便在八仙嶺下了。我們沿海向東閒閒駛行，八仙的翠影在左窗競走。奇怪的是，怎麼近在額際了，反不如預期中那麼蔽空排雲，壓迫仰望的眉睫？也許是隔了水的感覺吧？水，真是一種靈異之物，偌大的一盤盤一簇簇山嶺，一落入她的深眸淺靨裏，竟然不自矜持，怎麼就都倒了過來了？隔了一鏡奇詭的煙水，甚麼形象都會變的。

過了三門仔檣桅修挺的小小漁村，再向前五、六公里，就停車在大尾篤，羅漢松危立的懸崖下，沿着斜坡，步上了平直的跨海長堤。猝不及防，那麼純粹又那麼虛幻的閃閃藍光，左右夾擊來襲我兩頰。左頰是人開的淡水湖，除了浪拍堤下碑大的白石之外，水上不見片帆，岸上不見人煙，安靜，乾淨得不可思議，真的是“藍溪之水厭生人”。右頰是神開的吐露港，只見滿帆大舸，舢舨小船，在活風活水裏趕各自的波程，最得意的是馬達快艇，尾部總是曳一道長長的白浪，水花翻滾，像一條半里的拉鍊要拉開吐露港但不久被海風又縫上。隔着洋洲

和馬腰二島，背着半下午的淡淡日色，南岸的煙景眺不真切。目光盡頭，你看，中文大學後山的層樓相疊相錯，那麼纖細地精巧，虛幻得渺不足道，背光眺來，更令人疑作蜃樓海市了。我在其中度過的歲月，諸般的時憂時喜，患得患失，於是也顯得沒有意思。如果藍色象徵着憂愁，就讓這長堤引刀一割，把淡的一半給裏面的湖，鹹的一半給外面的海吧。堤長二公里，那一端接上白沙頭洲的平岡，只可惜堤身太直，失去縈迴之趣，而迎風是蕭蕭的蘆葦，不是依依的垂楊。不過遊人並不在意，堤上的少年只管騎單車，放風箏，水上的就自划小船。最好的時候該是渺無遊人，獨自站在堤上，聽風，聽水，如果真夠靜，風和水也會洩漏一點天機。

從跨海長堤沿着淡水湖的西岸向北駛行，坡勢陡起，不久湖水低低落在背後，四周山色裏再回望八仙嶺時，已經轉到我們的左側，但見仙姑峰高挑的側影，不再是八仙連袂同遊了。山道迴旋，遍生馬尾松，野梨，細葉榕，和相思樹的崗巒便繞着車頭俯仰轉側，真想不到海角這半島上，丘壑之勝，還有這麼多變化。

新娘潭在山道右面。循着羊腸陡徑穿過雜樹叢草盤到谷底，就得小潭一泓，澗水淙淙從亂石裏曲折下注，遇到石勢懸殊，就形成迴流或激起濺波，看水花自生自滅，即開即謝，謝了再開。山鳥脆鳴，在潭邊的石壁上盪起了回音，但是我無法參透那禪機，更無法陶然忘機，只要遊客之中有三兩個惡客提來電晶體的放錄音機，效力奇大地污染水石的清音。

幸好一過了新娘潭，遊客就少了。再向北去，漸漸就鳥稠人稀，四山無語，只剩下八仙嶺後坡上一叢叢野墳亂碑，在荒寂裏怔怔相對。有時山道轉處，會見一頭黃牛領着兩隻幼犢，或越過路去，或施施然迎面踱來，令人吃驚。那些畜生也許是經過世面，見了龐然猛捷的車，卻意態從容，毫無畏縮。這一

帶原是燒烤野餐的好去處，有一次我們和維樑兩家在路旁的草地上野餐，竟來了三頭黃牛，看來一母二子，也是一家，在我們盛宴的四周逡巡，顯然有意參加。那母牛氣噴噴的寬鼻子甚至嗅到沙拉盒子上來了，一個分神，橘子已被銜去一隻，只見上下顎一陣錯磨，早已囫圇吞下。嚇得大家請客又不甘，逐客又不敢。糾纏了半小時，那一家人，不，那一家牛才怏怏拂尾而去。

再向北行，就真的接近邊界了。腳下水光一亮，眼界為之豁然開敞，已到新界最北端的沙頭角海。這水域雖然不如吐露港那樣波瀾吞吐，風雲開闔，卻也是大鵬灣所浸灌，灣口正接廣東的海岸。灣之南端是一座孤村，只有三五小店，叫做鹿頸，正是我們每次長程海山之遊的迴車之處。這小村竹樹掩映，村口有石橋流水，小吃店前總有雞群在閒步啄食。我們常愛坐在店前的長條檯上，吃一碗熱湯蒸騰的雲吞麵，不是因為有多麼好吃，而是喜歡那不拘形跡不分內外的一點野趣，和店主那種內地婦人的親切古風。

從中大來到這裏不過三十公里，實際上當然說不上是甚麼長程之遊。曾經，我長途馳騁的最高記錄是一天一千一百公里；三十公里在高速路上，不過是十幾分鐘的事情，舊小說裏“一盞茶的功夫”。但是假在山腳水畔的鹿頸，只是一座邊村，連邊鎮都夠不上，再向北去只有一車可通的窄路，路的盡頭是麻雀嶺，嶺的那頭便是大陸的河山了。遠，在邊界。遠，在文革荒誕的歲月。遠是三十年陌生的距離，從中年的這頭眺那頭的少年。巡邊的警車到此就回頭：到此就感覺山已窮，水已盡，幾乎一伸手就摸得到另一種呼吸。

再回到沙田時，天就晚了。回到樓居的窗口，吐露港又在那下面敞開它千頃的清澄，倒映着不知不覺間暗下來了的八仙翠影。如果是晴豔無奈的黃昏，便坐在無限好的霞光裏，不忍